



## 三日不读书

□ 陈闲珍

以前一天没看报纸,觉得一日生活象是出现了重大漏洞,仿佛与世界都失去了联系。现在三天没看报纸,也不觉异样。

以前几天没读书,虽不至于当下立即面目可憎、言语乏味,但总是心里不踏实,觉得没思考没学习,虚掷生命。现在几天没读书,忙就忙吧,不再焦虑心慌,倒是身体发肤的一些枝微末节,容易出些纰漏。

像是指甲越来越长,眉毛越来越乱。伏首案前读书,每人大抵都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一套行为模式,美其名曰,阅读的身体仪式,究其实,各有各的怪癖与花招。有人要先沏壶好茶,在茶香氤氲中展卷,有人要彻底关掉电话手机录音机,拉上窗帘关上门,让书房变深山。我则是一定先

侧头,流连挂在衣柜外面的心爱衣裳,满心欢喜赞叹,回过头来收收心,才能好好读书。真正从坐定到入定前,总有这一时半刻的“门坎时光”,由着自己分心坐卧,三不五时转过头去,细细思量,有时也不免起身,翻箱倒柜,再添一两件可以搭配的背心或长裙。文字的锦衣,锦衣的文字,总有一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华丽与苍凉。

起初是三五分钟转头一次,接着十几分钟,等到半个小时过去了,都没再侧过头去流连忘返,就是读书入定的时候到了。有一回和一位作家聊天,作家说我们优秀的魔羯座什么都好,就是坐下去难起身,脊椎不好。当然知道自己的坏毛病,读书讲

究加速度,以英文书为例,第一个小时若是看个十几二十页,第二个小时就能看二三十页,接下去几个小时就能飏到四五十页。原因无他,一心一意,一旦进入就完完全全在抽象的思路里飞升盘旋,所谓纷纷扰扰的外在世界,彻底存而不论。

但这样老僧入定的读书方式,也是需要中场休息的。为了不打断读书的思绪,所谓的中场休息就得有诸多限制。这个时候不能玩手机,一玩手机就会心智涣散,思绪飘渺,哪会再心甘情愿乖乖回到桌前读书。这个时候也不能大吃大喝,或看电视,或煲电话粥。这个时候倒是可以拿出指甲钳,修修指甲,或是拿出修眉笔,整整眉毛。忙进忙出的时候,很少会注意到

身体发肤的枝微末节,静下来读书的时候,却有一种与自己身体的深情疏离。在文字世界的抽象思维里,没有身体,只有理论概念的翻转思辨,而剪指甲修眉毛的琐碎,却是让没有身体的知识分子,成为身体在场的姿势分子,我与身体之间的一种亲昵,一种无聊与打发,一种无意识的寻常。抽象思维的文字世界,纯粹精敏,没有时间的流变,但读书的身体会老会累会近视会驼背。概念是超越界,指甲是实存界,理论是形而上,眉毛是形而下,坐在书桌前用功读书的我,修身修心还修眉毛呢。

出门上妆前,发现眉毛又长又乱,偏偏尾角还又有点下垂,一时间来不及修剪,只在心中悄悄抱怨,真是太久没读书了。

### 清明

从老祖宗肋骨里抽出的节气  
播种点豆的人,吃着寒食  
抽出风中的狂发  
绿了湿漉漉的思念  
清明时节总多雨  
淅淅沥沥,不疾不徐  
淋湿行路人的心  
水墨晕染的桃红梨白  
渲染着欲断魂的修辞  
清明之上的天堂  
有没有邮差  
远去的亲人  
能不能如期收到  
见字如面的家书

(何铜陵)

### 鸟

一楼建了个阳光房  
有天抬头,被自己的影子  
吓一跳。于是张贴磨沙纸  
我始终不敢踩过去抚墙远眺  
只在阳台上浇花、读诗  
一些鸟儿飞来歇脚,唱歌  
歪着头打量我。我们都是  
这个小区里业主  
它们的家,棵棵绿树  
偶尔有只孤独的乌鸦  
竟在藤椅下面睡着了  
挨着我脱下的黑皮鞋

(胡剑英)

### 秒龄

从家到学校,从办公室到寝室  
从操场到食堂,都以秒计算  
那年,一个学生病了  
你只用600秒就送到了医院  
那年,一个学生准备翻墙  
你用了1200秒,化解了他心中的结  
那年,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相恋  
你用了1800秒,让他们心甘情愿  
中断了不叫爱情的爱情  
那年,两个学生打架  
你用了3600秒,才让他们握手言和

你说,一节课2400秒  
一场考试7200秒  
有很多人,都输在秒上

时针滴答,它很清晰  
像一滴又一滴水,滴在心上  
颂歌想起,最后的时间  
还是落在秒上;110376万秒  
你长叹一声,英雄迟暮  
所有的秒,都归于零

(王兴伟)

### 此刻

担心石头硌伤子孙  
整个三月,你一直忙着  
用青草覆盖小路

生怕山坡太过荒凉  
你用春风,把野杏树的心思  
一朵一朵点亮

似乎还不够,你又用云朵  
一遍遍擦拭天空  
用雨水,一寸寸清洗大地

此刻,所有你放心不下的人都  
都站在你的墓前  
轻声说起,你放心不下的事

你深爱的人间,山河芬芳,亲人安好  
布谷声里的庄稼  
已长成春天的模样

(罗 裳)

### 春雨

酒是凉的,不如换盏  
煮茶,一拨一拨的箏音  
悠长,深入骨髓  
日子生出枝叶  
瓷碗的青花盖住了泥土  
尽是鲜嫩的汁液

老树又泛新意  
手指闲云,冷香引着水滴  
细雨织锦,对仗绵绵  
风在篱笆外  
偶有落红

身边的虎纹猫  
睡成了一个漩涡

(石柱霞)

### 山根小学

站在教学楼二楼走廊里  
抬眼就望见了校园外  
一座座恬静古朴的土屋瓦舍里  
弥漫出阵阵或浓或淡的乡愁  
不远处高低错落、比肩而立的山  
被薄薄的乳雾缠绕着 如梦似幻  
水墨画一样铺展在眼前

孩子们排队做完早操  
又排队领取鸡蛋、纯牛奶  
分享着教育惠民政策的阳光  
幸福绽放在纯朴稚嫩的笑靥里  
校园里 处处荡漾着温馨

春寒料峭 人间向暖  
几位外表素洁的女教师  
一如既往地培植李 滋润芳菲  
引领着孩子们迎迓明媚的春光  
朝阳里昂首站立的姿势 绽露留香  
定格成乡村一道最靓丽的风景 (李正志)

## 在母亲的病榻前

□ 易祖胜

母亲昏昏地睡去了,夜阑人静,只听得见氧气瓶中“咕嘟”的气泡声,我俯伏在病床旁,泪水悄悄地润湿了眼眶……

平常是没有怎么关心母亲的:无休止的麻将、跳舞、郊游、聚会、嗨歌,几乎占据了全部业余时间;快乐的日程和内容使人应接不暇;多彩的世界调动着充沛的精力,在春花秋月等闲度时又散发出新的诱惑;几曾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白发苍苍、足不出户的垂垂老妪身上呢?!

而今,母亲病倒了,养育了十一个子女的艰辛终于毁损了她的健康,肺部感染与心衰把她折磨成皮包骨;曾经那么熟悉的,只是以劳碌的姿态出现的母亲,此时痛苦的呻吟着,在子女们无法替代的情况下,听任疾病的摧残!

从我记事的年月起,母亲的日子就没有风光过:每天都是洗菜淘米,烧火做饭。和着油烟的汗水从母亲的鬓角处滴落,滴落在她褴褛的衣襟。几十年的岁月中,母亲竟难得看一次电影,也难得有一件花衣裳!待到含辛茹苦把十一个子女养大成人,自己却落得一身伤病,一具躯壳,孤独的蜷缩在眼前的病床上……

这也许是多子女家庭共有的景象。然而母亲却不是个徒知米麦的家庭妇女,她年少时曾就读湖北第一所女子中学,酷爱诗书,写得一手好字。那时的她,热血

沸腾,抵制日货,游行示威,手拿一杆洞箫,演讲街头风姿潇洒……一个中国的知识女性,既要理所当然地去养儿育女,又要承受深明大义的忧患,肩头上负荷着双倍的重量!

我为有这样的母亲感到荣幸,至少在做人的准则上为我们树立了规范。她乐于助人,常常周济比她更穷的邻居,讲起当年的日寇便义愤填膺;以致有时我们开玩笑:母亲像是岳飞和孟子的母亲,而我们却只是“不肖”的凡夫俗子……

护士悄悄的进进来,我给母亲掖了掖被子。望着老人家憔悴的病痛,一种歉疚和自责油然而生。读过那么多讴歌母亲的文章,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浸透了母亲的乳汁,然而,标榜现代文明的自己以及相当一些人又回报了几何?我们徜徉在五光十色的橱窗内,忖度的只是妻子和丈夫的时装;我们构思居室的布置与装潢,偏狭的侧室常常只是父母的容身之处;而当我们有机会去异地旅游度假时,带给亲友的礼物,首选的便是自己子女所需……

夜寒加重,远处传来汽车的喇叭声,一群晚归的男女笑语声喧。年轻的人们享受着生活的无穷乐趣,却不知道是母亲们铺垫了自己。我站起来,双手合十,虔诚的祷告——假如有上帝,请保佑天底下善良的母亲……

## 鹅掌楸

□ 王士朝

早饭后,离家,往教学楼走。餐厅西门口时,偶然抬头,南望,林中茂密的枝叶间,竟然缀着几朵鹅黄的花朵,在春日明媚的阳光下,分外耀眼。那嫩黄的花朵,像正放的杯子,在高高的枝干上、嫩绿的叶丛里,优雅而含蓄、古典又文静。再看树叶,那熟悉的马褂状的半截叶,顿时让我惊讶得叫出声来:“——鹅掌楸!”

认识鹅掌楸是在大一植物学野外实习时。实习期间,我们上午外出,爬山采集标本,中午返回,下午对采集物进行分类,并制作腊叶标本。有一天,我从众多的采集物中发现了一枝奇怪的枝条,这根枝条上的树叶没有尖端,好像从中间人为生生剪断似的。当我带着疑问去询问汪小凡老师时,汪老师笑着说:“这是鹅掌楸!”随后,汪老师又捏着叶柄,使树叶下垂,问我:“看,像不像一件长袍马褂?”我一看,嘿,还真像!然后汪老师又对我说:“正是由于鹅掌楸的叶形像一件长袍马褂,所以,民间也把鹅掌楸称作马褂木。”

自此,我认识了鹅掌楸的枝和叶,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种珍稀的植物。更不要说鹅掌楸的花。

学校搬迁到新校址已近九年,这一片鹅掌楸树林我也不知走过多少次,我心心念念的、梦中情人般的鹅掌楸就在我的眼前,但我怎么就一直没有发现她呢?一次次地,我认为这就是一片普通的法桐林,只在这个微凉的春日早晨,在看到那明媚、娇艳的花朵时,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片鹅掌楸林。

“生活中不是没有美,而是你缺少发现美的眼光!”多年来,我以师者的身份、以这样的语句告诫自己的学生,要学会观察,而今天,当我看到这鹅掌楸可爱的、鹅黄的、秀美的花朵时,我真的羞愧难当:九年了,它在这里兀自开放着,而我这个生物老师竟一直把它错当成法国梧桐!

鹅掌楸,中国特有珍稀植物,为落叶大乔木,树身最高可达40米,胸径最大可达1米以上,小枝灰色或灰褐色。叶形如马褂——叶片的顶部平截,犹如马褂的下摆。叶片的两侧平滑或略微弯曲,好像马褂的两腰。叶片的两侧端向外突出,仿佛是马褂伸出的两只袖子。因而,民间把鹅掌楸又叫马褂木。

鹅掌楸为异花受粉,但有孤雌生殖现象,雌蕊往往在含苞欲放时即已成熟,开花时,柱头已枯黄,失去授粉能力,在未授精的情况下,雌蕊虽能继续发育,但种子生命弱,故发芽率低,因而鹅掌楸为濒危树种之一。



鹅掌楸生长快,耐旱,对病虫害抗性极强。花大而美丽,秋季叶色金黄,似一个个黄马褂,正是有此特点,有人写了一首有趣的《马褂诗》:“碧树参天绽郁香,谁家马褂浴春光。观音隐去莲台驻,待到秋时赐御装。”

鹅掌楸是珍贵的行道树和庭园观赏树种,栽种后能很快成荫。由于鹅掌楸的树形、树冠与法桐很相似,以至于人们走在大街上时,如果不仔细观察,往往会把路旁的鹅掌楸误认为是法国梧桐。

对“鹅掌楸”“马褂木”的这两种称谓,我更喜欢后者。

长袍马褂,我只在电影电视中看到过,朱自清、王国维、闻一多,这些民国文人的标配就是长袍马褂。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,宋朝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,而民国则是另一个高峰,因此,当说到“马褂木”,我就想到了“长袍马褂”,我就想到了那些穿着长袍马褂的民国文人以及他们的风骨。而我第一次从文字中熟悉“马褂”这一词语也是在初中时,那时,语文课本里有朱自清先生的一篇散文——《背影》,里边有这样一段话,我至今还记得:“在晶莹的泪光中,又看见那肥胖的,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。唉,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。”

春光明媚,当我再一次走向这片鹅掌楸,哦不,这片马褂木时,我在想,九年了,我和她近在咫尺,而我却对她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。唉!古人有“梅妻鹤子”之说,而我不配,我只能把她当做我可望而不可即的梦中情人了!

## 跟随古人去游春

□ 吴 婷



“春风,春暖,春日,春长,春花苍苍,春水漾漾。春荫荫,春浓浓,满园春花开放。门庭春柳碧翠,阶前春草芬芳。”读郑板桥的《春词》,春的气息顷刻间扑面而来,像一幅优美的图画映入眼帘,栩栩如生。

灿烂明媚的春光里,草长莺飞,柳绿桃红,微风也飘逸清香。白居易的“逢春不游乐,但恐是痴人”,道出了文人墨客的心声。郊外鸟鸣花开,乡间流水潺潺,正是春游踏青的好时节。

杜甫的“迟日江山丽,春风花草香。泥融飞燕子,沙暖睡鸳鸯”,极其鲜活地描绘了风和日丽、万物欣荣的景象。清风拂面送来花草的清香,燕子飞翔衔着潮湿的泥土,多情鸳鸯相偎睡在沙上晒着太阳。恬静秀丽的春景跃然纸上,使人整个身心都沉浸于柔美和谐的春意当中。

而朱熹《春日》里的“万紫千红总是春”,意境深邃优美,韵味十足,更被千古传诵。

白居易的“江南好,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?”写出了江南灵秀之气,抒发了诗人对曾经客居的江南深深的爱。这首《忆江南》只是宏观的描写,而“孤山寺北贾亭西,水面初平云脚低。几处早莺争暖树,谁家新燕啄春泥。乱花渐欲迷人眼,浅草才能没马蹄。最爱湖东行不足,绿杨阴里白沙堤”,则详尽地写出诗人早春漫步西湖所见的明媚风光,让读者身临其境地饱览了湖光山色之美,心旷神怡,回味无穷。

杜牧的《江南春》: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,不仅写到了明媚的江南春光,而且再现了烟雨蒙蒙的楼台景色,揉进了沧桑之感,使江南风光更加神奇梦幻,令人神往。

古人踏青,不仅吟诗作对,还会举行各种富有情趣的活动。“马穿杨柳嘶,人倚秋千笑”讲的是荡秋千。一种叫“斗草”的游戏也很受古人欢迎,“疑怪昨宵春梦好,元是今朝斗草赢”。春游活动另有插柳、拔河、蹴鞠和放风筝等。

踏青游玩更是青年男女交谊相会的好时机,“春日游,杏花吹满头。陌上谁家少年,足风流。妾拟将身嫁与,一生休”,抒写了一位少女偶遇情郎,两情相悦,对爱情狂热而大胆地追求。

最具传奇浪漫的邂逅当属唐代诗人崔护的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,让多少人无限遐想后又徒增了惆怅。光阴易逝,人生无常。今年此刻与去年那时相隔时光的河流,只能遥遥相望,却无法跨越。

生活在都市的人们,日日为生计奔波忙碌,哪有闲暇体悟春天。既如此,那就翻开书页,跟随文人墨客,去感受笔尖下的诗意春天。